

他的皇

# 他們的皇后

白雲深著

上海

文藝書局印行

1929

1929, 8, 20, 付排

1929, 9, 22, 出版

版權所有

每冊實價三角

上海文藝書局印行

四馬路五四九號

## 他們的皇后

### (一)

昌槐六歲時就起首做了無父無母的孤兒，那時昌桂才四歲呢。

他沒有親近的家族，血族的親戚也沒有；所以他的父親在最後的一秒鐘，只好把這對可憐的孤兒，寄託這位老實的世交——覃大伯——大伯沒有過兒子，女也只是曼娥一人。他的父親遺留了五百畝田地的財產，因此他們弟兄沒有感受到孤兒特有淒慘。

昌桂與有父母痛愛的嬌兒一樣的天真可愛，走路總是不住地跳躍，

——他們的皇后——

愛吵鬧，好欺負他。也常同村裏同伴們淘氣，請客客，賽跑，捉迷……聰明的心靈，取得大人們都痛愛。昌桂常愛扯着曼娥的衣襟，甜蜜地叫『大姐』——她長四歲——要東西吃，或講狐狗變乖大姐的奇怪故事。

沒有人誇獎過昌槐，就是偶然提到，也不過嗟嘆這孩子的脾氣怪。大爹雖不因他之孤癖而刻待過，而大媽却不愛他，只愛昌桂，昌桂是將來覃門的佳婿。

獨有他生就一副冷冰冰的面孔，像一條沒有感覺的鑽石，更配就一副孤傲憂鬱的怪癖。整天總是一人老坐在家裏，不多言語，像多少有幾分白癡或低能。若觸動他的傷心，總是要盡量的大哭，哭個氣醒才么台。決不因威迫而停止，也不因利誘而停止。可憐的他，年紀這樣小，

——他們的皇——

就患了這樣不治的怪癖，無怪別人都不敢理他。而他寂寞中反享有舒暢的情趣，高興的時候找小貓耍玩，小貓也會欺負他，抓過他的小手。

## 他們的皇后

### (二)

昌槐雖進了農業專門，而怪癖仍舊沒有什麼變動。整日只顧埋頭做自己的事，或在農場作種種實驗。有時也愛坐在樹蔭下或花叢中讀小說，或搔頭沉思過。

他的成績，引動了教授們也誇獎這孤傲憂鬱的怪癖人，而他有時不過漠然一笑。

教授中最注意他的要算園藝系的黃曉笙博士了。她也整天的憂鬱，

不過沒有他的深沉吧了。因此，好講刻薄的同學話們，常在背地把他兩配一對來笑罵，偶然無意中擊動他的鼓膜時，熱血飛騰得使他發暈。

她是將近三十歲的中年婦了，面色蒼白，瘦瘦的。兼之憂悶的愁容，顯得更加年老，難看。她很少笑過，幾乎同他一樣的少。然而她很高興親近他，實習的時候，常愛特別細心溫柔的同他講解。他呢，總是不安的紅着面孔。他像揣不透她是什麼心意，為什麼要故意窮他。討厭的曉笨，常在想方設計來接近他和講話的時候，瘦而蒼白的面龐，竟浮汎着溫柔的微笑。



他爲避免糾纏與麻煩，已有三天不敢上農場了。他說不出的耽愛，



自己苦心種植的花卉會有什麼變故。此刻再也忍不住地跑上農場去。

一進農場他的腦腔立刻感覺舒散，陽光曬在他的頭上，花蕊放出幽香的氣息和他接吻，臨風搖擺的姣姿像對他快活的歡迎。他快活地撫摸着心血般的花朵，暢心鑑賞自己成功的事業。

不一刻，他旁在一株芳菊邊坐着，消閑地翻閱一部茶花女軼事，專心一意地讀。

他又氣悶了，閉着目，搔着頭，沉悶地吁了一聲悶氣。在他的背後也突然發了一聲沉重的嘆息。他急忙回頭，曉笳默默地含着滿眶淚水低頭站住。他從不安的狀態站起來，半面對着他，也是默默地低着頭。徬徨與苦悶，竟不知這位女博士為什麼事尋他這孤鬼兒作惡劇。

沉默的這一刻，鳥兒停止了歌唱，可愛的日光羞怯怯地躲進雲朵，一切都呈默靜。只有她和她的心兒是狂跳，和不懂人性的微風，愉愉地從他們背後拂過去。這樣的過了多一刻，她才微微抬起頭來，淚汪汪地望了一眼，這一眼恰恰正映在他的網膜上，他立刻漲紅了滿臉。

「你能再要一刻麼？」

「不，對不住，我還有要緊的事。」他羞怯怯地，聲音也抖戰而低微。

「那麼？你就要走了麼？」過了好一刻，他才冷冷地說。

「對不住。」

「唉！那麼，請你自便吧！」她的淚已是流過瘦削的頰骨又滑了下來。

去。

他對宿舍走來緩緩地離開她。

「你能再轉來一次麼？只有幾句話的時候耽誤你的！」

他勉強站着，却没有轉來，臉半面着她。

「我是教師，唉！你不應該這樣殘酷的污辱我，污辱我的人格！糟蹋我的靈魂！你知道麼？唉！你……」

「是，你是教師，我知道。但是，污辱你……我却不懂得。」他緋紅了臉，半吐半吞地回答。

「你！真的不懂得麼？」

「一點也不懂。」

——他們的一后

「唉！好吧，昌槐，請你自便吧！」

他又稍微站了一下，立刻振起精神，把兩條腿慌忙對宿舍搬去。在轉彎的地方，他才敢掉頭來望，她已倒在他將才坐過的菊花旁側了。他的心房狂跳，急刻飛奔起來。

他倒在床上，心房仍舊不停的狂跳，苦惱地，竟尋不出對付的方法來。



他托福過了幾天的安靜日子，可咒罵的考試又臨了，爲着園藝的考試，又叫他憂悶起來，但是，有什麼用呢，他終於走上課堂，選在最後的一個位子上坐下。不一刻曉筆也來了，試題是油印印好的，他頭也沒

一后皇的們他一

有拾，只管自己迅速地寫，好早一刻脫離這苦海。他的腰也屈得發痛了，偶一抬頭，她站在桌前。更顯得蒼白削地臉，失神的眸子，茫茫的瞧着他。他的心房立刻狂跳，血液的過度飛騰，把他的臉都熱得燙人，腦子充血得暈眩。

考試算是勉強混過了，他才快活的，跑上歸家之道，見他久別的曼娥和呂桂。

✽

✽

✽

✽

✽

他仍舊整天躲在家裏，只是呂桂除去睡覺吃飯時在家外，差不多整天在外面跑。

這樣的坐在家裏也並不苦壞他，有曼娥陪伴呢。寫字看書的時候，

她就坐在旁邊做女經，像一對有情的新婚夫妻。

曼娥是一個美麗像花朵般的姑娘，櫻經時常貼在他肥嫩的兩頰，眉睫細而深濃，一對迷人的眼珠，流星似的閃耀。小口而唇紅。鼻是不大不小地懸掛在面部正中。最使人陶醉的還是那嘴角不滅的笑影。兼之她那乖巧的心靈，他再也不能不甘心地拜倒了。他常借看書爲名而一對眼珠常滑到她的臉上，她被看得不好意思的時候，便羞怯的說：

「昌槐，你看書，怎樣看到我的臉上來了！」

他急刻漲紅了臉，難爲情的神氣，差不多全副臉面都埋在書上。

她看他太難爲情，便搭訕地走了出去。



幾經這美妙伶俐與快成熟的女郎的挑動，和處子特有的柔情的麻醉，使他覺到神密的情趣。他的心胸解放了，對談也不紅臉了，就是偶然她說錯一句，或者是她有意挑動的時候。

一天，他正整理陳舊的講義，她照常伴在旁側绣花。他看了她一眼，忍不住故意地問：

「姊姊，綉的什麼？」

「花，綉得不好。」她眯眯地巧笑，使這位孤癖冷靜的他，忽然感覺高度的溫暖。他的心房照舊起了跳躍，不過不是窘迫，而是神祕的愉快。

他勇敢地丟下講義，俯下頭去看她綉的什麼花，她忙把臉躲閃在一

邊，而他却故意把臉湊近她。頓時感着細膩的熱流，精神漂蕩。她媚着迷眼瞅他一眼！同時嫣然微微地一笑。

「姊姊，替我綉一件東西好麼？」

「好是好的，不過綉得不好，怕你不高興呢。」

「姊，你還同我客氣麼？」

「那麼，你要綉什麼呢？」

「書箋吧，一個書箋好麼？」

「書箋，綉的太俗了，用洋綫織好麼？」

「好的，好的。」

沒有半天功夫，洋綫書箋已織成功了。淺紅配着深綠色，又精緻，



又小巧。他捧在手裏，誠肯地道過了謝。便在嘴邊輕輕地吻了一下。

「噢什麼？」她紅了臉。

「姊姊……」

「怪孩子！」

他並不把書箋夾在書裏，却時常放在衣袋裏，用手撫摸着。有時偷偷地摸出來瞧一下，像一件不世的至寶，放着怕失遺，拿着又怕弄壞了。她有時瞧看他迷惑的神氣，作實暗地自己歡喜。

※

※

※

※

爲着這部紅樓夢，他不知流過許多次的眼淚，尤其是婉轉悲啼的葬花辭，更增加他不少的悽愴，悲憤，哀怨的同情。這悽楚的心情，無意